

煤油灯里的温暖

□夏云

旁有力地纳着鞋底。我之所以用“有力”俩字,是因为纳鞋底不但要十指有劲,借助顶针,还得再用些巧劲,那根发亮的针线才可穿透几十层粘在一起的粗布,接着右手的食指与拇指,还得像钳子一样夹着细小的银针从容地拔出,紧接着抽动很长很长的鞋底线搭在肩上,最后用手指抵着鞋底的承力,收紧密实的针脚,再把指尖在头发间做一个优雅的磨蹭,开始下一针的穿越。这些艰难繁重的女红活,不知煤油灯默默欣赏了几百年。

虽然是在幽暗的煤油灯下作业,却一点也不妨碍她对鞋底的操控。当时我还是个小孩,只是经常发现她们的手指上总是贴着白色的橡皮膏,掩饰着难看的皴裂。如果是今天,我一定要仔细看奶奶和小姑妈的

手心是否刻着一道道鞋底线勒索过的印迹。奶奶常对我说,人老不中用,手脚没有你小姑妈巧了。小姑妈不过十七八岁,在一旁抽动着鞋底线,发出一串串爽朗笑声,像她说话的声音一样,显得悦耳动听。

煤油灯就这样,不但照亮着女人的黄昏,同时也照亮着男人的乐趣。爷爷此刻正在麻利地用稻草编织他的草鞋,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的草鞋,被我们农民一直穿到六七十年代。庄稼人的手虽然粗糙,却也十分智慧,编草鞋也是技术活,却从来不需要拜师学艺,总是无师自通、代代相传。爷爷正在把玩他刚收工的草鞋,随手剪掉草鞋上的稻草头,使草鞋的外面光洁不磨脚。我看见爷爷有些躬的背影在墙壁上晃动,并把自己的剪影与草鞋挂在一起。爷

爷告诉我:“如果拿到街上去卖,别人卖八分一双,我也可以卖七分一双,因为我手脚快。这样咱爷孙俩一个黄昏,也可以寻得一斤盐的铜钿。”我答应着,把地上的乱草扫到灶间,并分享爷爷辛苦带来的喜悦。

窗外北风呼呼,一些余风从纸糊的窗棂边吹来,煤油灯的灯光也随之摇曳着,仿佛催促光线下含辛茹苦的人赶紧上床。奶奶的剪影却依然留在白白的墙上,正赶做着我的新布鞋,说:“明天要去城里参加学校活动,不能让城里人看不起咱乡下人,要穿得清清爽爽,穿鞋脚指头不能露出来。”我不懂事地随口说:“城里小孩都穿跑鞋的。”奶奶唉了一声,她要纳更多的布鞋,以换取一双城里人穿的跑鞋。

煤油灯里的记忆是赭色的,像铁矿石的颜色。它的灯芯虽小,油质虽然粗劣,却拥有铁矿石渴望发光不惧燃烧的个性。一根灯芯半瓶煤油,淡弱飘摇虽然脆弱,却从来不在我的心里熄灭过,它是我童年的缩影,也是我童年里的温暖,这坚毅的光点,一直敞亮在心里,并不因为大都市奢糜的霓虹而有丝毫削弱。

商州区夜村镇的四十里塔子沟,如今已通了水泥路,州城至流岭槽的班车每日在路上往返穿行。

就在这条路上,有一去处,名曰“龙潭子”。车过了两水寺、农科村、王庄子、贾庄就到龙潭子了。路到了这儿慢慢抬高,车行到山顶便从伸出的崖边转了过去,石崖下,便形成一块宛若碧玉、发着幽绿的光的水潭,映着夏日炎炎的骄阳、白云和两旁耸入云端的绿山。潭的北边,是光秃秃的崖石,上面是一道道仅能容下一双脚板的小路。再往上爬,便是水泥路了。而潭的南边,则是陡峭的崖壁。

一股清流流过了流岭槽、八里沟、湘子洞,再从这里的石坎上冲下来,由于滴水穿石的力量,那河床上的崖面已被水冲出一道深深的沟渠,水从石沟中滑下,便自然形成一个直径约10米大小的水潭来,水深处约有两米深,十分清凉干净,于是在这炎炎夏季,便吸引远近乡村乃至州城人前来避暑休闲。

每到夏日,从早到晚龙潭子都有人影,来这里避暑游玩的外地人较多,还有本地的一些青少年。那水泥路边,大大小小的车辆及摩托车一溜向路的两头延伸,而潭的四周,也围满了人,由于潭小,一次容纳不下这么多人,水中游够了的人一拨上来,上面等的人又一拨下水去,很是壮观。水面上,有仰游的,也有泳泳的,侧身的,还有几个十五六岁的娃娃猛一个扎子钻进水中,半天不见踪影,当你正担心时,他们突然冒出了水面,每人还捞出水底的青石作为见证。不过,年龄小的孩子一般要在大人的陪同下才能去龙潭子玩耍,还要带上救生圈之类的设备。

水潭的上游不远处,有人开始烧烤,那是远方来的客人。也有游泳中途坐一块啤酒的,那划拳声被水淹没了,站在老远看,只见他们嘴张得老大,却听不见一点声音。

不觉红日西沉,该回家了。人们带着大山深处一种特有的凉爽上路了,车喇叭嘀嘀地按着,呼朋唤友,欢笑而去。

夜里的龙潭子又是那样的平静,唯有那朦胧的月光跌入水潭哗哗地一片水声。

龙潭子

□周刚振

诗情秋意

□王珉

似乎在一夜之间,秋凉的况味席卷城市。今夜从电视台下夜班,深切地感到秋的痕迹,穿梭滑走在肌肤,秋凉甚至让我触摸到冬的影子。

关于秋的描述,印象最深的不是枫叶,而是元曲:“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记不清是否背过,但一直埋在心底,只因意境凄美绝伦。当华美的叶片落尽,生命的脉络才清晰可见。秋日梧桐,兼着细雨,一片一片,凋零季节的惆怅。秋日的色泽是金色的,微熏的秋意中,金色麦芒,金色落叶,金色夕阳……在微云淡抹的秋日,悄悄打开画夹,泼墨出写意的油画。

记得孩提时回老家县城,那时正逢秋收。成片青黄相映的稻田,已被喜悦的镰刀割碎,化为殷实的谷堆。枯黄的稻茬,肃穆般列队,“眼巴巴”地望着无尘不染的天空和低漂的云朵。大地好比锦缎,勤劳快乐的农人用灵巧的双手修饰它,季节变换着颜色,年复一年地呈现出质朴的模样。

芦苇似乎“垂垂老矣”,青黄的叶脉,淡紫芦花的卑微头颅随风摇曳。它们连成一片,像斑驳的墙,风过时一起唱起沙沙的歌谣,听得人心旷神怡。小河汨汨地流动在两行芦苇墙的缝中,倒映着蓝天白云,不像春的氤氲,也不像夏的明朗,而似久泡的浓茶。

金黄翩跹的叶零落一地,四野空荡,寂寞之秋,于千个文人,有千番思绪,有悲有喜,有寂寞,有萧索。在寂寥的大观园中,林黛玉的爱情,恰似那满树的落叶凋零翩跹。暮秋总是挥之不去莫名的寒气,她的泪水已然流尽,她选择带走回忆遗留牵挂,徒留“花未开全月未圆”的无奈。

秋日里,落叶满阶前,吟诵着“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西风悲画扇”,醉倒在爱妻的悼亡词中。他便是自称“人间惆怅客”的容若。在庭中偶拾亡妻卢氏生前遗落的钗环,他又一次沉醉了。“我是桃源里酣睡的孩子,锦衣玉食,不知忧愁。自你走后,我方知良辰美景的惆怅。”他应该是恨秋,就像他很惆怅,可是他用自己的成熟描绘出秋的深度。

故乡的秋夜,最富有诗情画意。月色如水,似动情的乐曲,在田野起伏。露水招呼着月光,顺着目光一路绵延而去。轻薄的雾缓缓浮动,辨不得天上人间。伸手不见四指的田野,一层一层地退却,被不远处古民居的身影围拢,化为世外桃源。夜风温柔吻着皮肤,心领神会地契合情思,沉醉不知归路……“陌上花开缓缓归”因了这句诗,渐寒的秋日也有温暖灿烂。微熏的秋意中,马踏飞花,陌上的花都渐渐开了,不用急着归来,慢慢穿过迤逦的花海缓归。寥寥数语,竟可以让人如此心旌摇曳,秋日里白寥寥的天光,也耀出美好的光彩。

秋日故土的念想是清醇的,乡野中麦田的秸秆被打谷机碾过而发酵的气息,用尽鼻息嗅探一口,再深深地吐纳一口,似乎浑身充满了精气神。



什么是作家,各种权威的辞典都解释是以写作为业的人,也指在文学创作上有名气有影响的人。但实际生活中却比这复杂得多,许多写作的人都有靠外的职业,无法以写作为业,因为,纯粹靠写作养活不了自己。古今中外这方面的例子太多,名气与影响更无法验证,有大名气,大影响,也有小名气,小影响,在一个村一个乡镇出了名弄出了响动算不算有影响?另外影响还可以制造,可以炒作,不少还是皇帝的新衣,吹嘘几个名人助阵,真真假假,让人眼花缭乱。

有人给出标准说,凡是作家协会会员皆可称为作家,这又带来困惑,中国有四级作家协会,国家级、省级、市级、区级。据说还有第五级,乡镇作家协会,未考证,不

大爱无疆

——致中国首届医师节

□瀚涛

没有豪言壮语
不为那付出的回报
他(她)们就是人间救苦救难的菩萨

选择做一名医生
就要忘我舍家地工作
没有白昼黑夜之分
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只有不停地学习
只有不断地救治
不曾回想风雨过后是否能见彩虹
不曾去想黑白颠倒的付出和委屈
是否能换来生命的活力和奇迹

既然后选择为生命守护
我一定会义无反顾无怨无悔
既然后选择为爱守护
我一定会用尽洪荒之力
挽救一切垂危的生命和灵魂

当黎明的曙光照亮整个大地

我将用爱的温暖普渡众生
减轻病患之痛苦

当夜幕降临或旭日东升
我在门诊或在病房
或在手术台或在学习的路上
为了那一颗脆弱跳动的心
绿茵染青春的色彩
一袭白衣就是我对人生的敬畏
一袭白衣就是我对生命的敬重
一袭白衣就是我对爱许下的诺言
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
总是去安慰
这就是爱的奉献和升华



秦岭霞云

郭玉军 摄

故乡的水

□段吉昌

故乡的小伙帅气、潇洒精干,是周围乡村姑娘首选的佳婿;故乡的姑娘秀气、苗条、雅静贤惠,是附近村庄小伙子们追求的首选,这一切都归功于故乡的地下水。老人们都说故乡的水有灵气,能喂养出神男仙女,我的印象里,故乡的小伙姑娘个个脱条秀气,像雨后的嫩草一样水灵,像早上的露珠一样晶莹。

故乡的水在地下四五丈,许多年里,水在故乡一直是大家心中的一块病。邻村的演岭山曾经有“吃水贵如油”的说法,故乡虽然没那么严重,但缺水一直是人们生活中的大困难,吃水要到塬跟前的深水井里用绳吊肩挑。小时候每天放学回家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与妹妹到水井里吊水抬水,四五丈深的水井,我们兄妹俩力气小,只好轮换着一节一节地从水井里往上拉绳吊水,望着黑洞洞的水井心里害怕,但没有办法,每天照样吊水抬水。十岁以前每次吊半桶、半桶,十岁以后是多半桶、一桶。十四五岁开始,每天早起第一件事就是挑水,每趟来回二里路,每个早上要挑两担水才够一家人用。吊水、挑水陪伴我从少年到青年。

从部队退伍回乡的那年,村上上下下解决吃水难问题,作为党员,我也同村党支部组织的党员代表寻水组到村南面沟里找地下水源,又动员全村男女老少齐下手,拉石头、买水缸、挖沟、砌渠、填堰引水暗渠,硬是把地下水从几里外的沟口引到塬下,又通过抽水站送上塬,建水塔安装水龙头,解决了全村人用水难问题。每天早晨,我早早起床,挑着水桶到供水点的水龙头前排队接水,去县城上班前要把一天的水挑够,家里备了两口大缸专门存水。夏天用水紧张,凌晨四五点起床排队,凭票接水,有管水员专门给水龙头开锁收票,以控制每家的用水量。长长的接水队伍,成了我青年时期挥之不去的记忆。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村民办小企业、搞家庭副业、办养殖场成风,用水量成倍增加。村上进一步改进供水设施,实行自来水进户、计价收费供水,虽然暂时缓解了排队等水的问题,但水源严重不足,用水困难依旧是村民生活中的突出问题。我虽移住城市,但每次与村人见面或通电话,都少不了谈论村民吃水紧张的问题。

几个月前回村上办事,村支书高兴地告诉我,吃水难问题很快就会解决,村干部经过多次实地寻找探访,在三十里外的山庄找到了矿泉水源,县上已经审批通过了村上上报的引水项目,并派专业人员实地考察勘测,勘探工作已经结束并获得水利部门会审通过,马上就要开工建设。前几天他又兴奋地告诉我“水通了”。短短的几个月,几里外的地下水矿泉水也已经通过底下管道流入村民家中,不用水电也不用人看管,解决了吃水难问题。

磨瑕碎玉

□陈仓

玉工得到一大块白玉,欣喜若狂,他立即动手雕琢玉佩。在雕琢玉佩的过程中,玉工思虑万千,琢磨起白玉的价值与玉佩的价格。白玉无瑕,自然价值连城,如果能打磨掉玉石上的天然瑕疵,玉佩一定能卖个好价钱。玉工暗自欢喜,停止雕琢,自鸣得意,哼着小曲,用力打磨玉石中间的瑕疵,磨着磨着,咔嚓一声,玉石碎了,碎得不成样子,变成毫无利用价值的石渣。

寓言

那年下井开绞车

□雷焕

巷道里,每隔五六米虽然有低压防爆灯照明,但仍然看不清巷道的全貌。那年下井开绞车时,我大概与《平凡的世界》里的孙少平的年龄相当,对井下的概念停留在《平凡的世界》的文字里。直到下井后,才发现村办煤矿井下设施极其简陋,除了防爆电话、绞车、电锤、水泵、风机以外,再没有更先进的设备,尤其是安全主要靠自己时刻操心。

头层巷道的工作面还能直得起腰,二层巷道高度不到1.5米,矿工要弯着腰挖煤、拉架子车。每个工作

面由两个矿工陪伴,一个人负责挖煤放炮打矿柱,另一个人负责用架子车往井口下拉煤。除我之外,另外还有三个绞车司机,分布在不同的巷道口。六个工作面产出的煤最后都要经过我操作的绞车牵引,才能到达井口下的大铁罐中,因此我还得负责给每个架子车记趟数。一趟二百公斤,五趟为一吨,当然,要装满架子车为标准,好多次因为总有别人以多半车想蒙混过关,都被我拒绝了。操作绞车时,以拉车的矿工喊话为信号,我坐在小绞车前扳动倒顺开关,电机带动皮带轮运转,钢丝绳一圈圈缠在滚筒上,矿工驾着装满煤的架子车由远及近,到绞车跟前卸掉挂钩,再拉五六米平路将煤倒进井口下方的溜子口,溜子口的煤顺势流进底部的大铁罐中。一罐能容两吨煤,罐满后,推罐工沿轨道将罐推到井口正下方,挂好挂钩,用铁棒敲打三下大绞车的钢丝绳,声音传到井上绞车房,大绞车将煤提升出井口。

在井下开绞车的那两年,我目睹过“掌子面”塌方后矿工受伤,数次遭遇过停电被困一整天,常常要呼吸井下浑浊的空气,深切地感受到了:矿工不容易!村办煤矿于新世纪初关停了,留下井架守着寂寞的村庄,每当望见井架,我就会想起下井开绞车的情形。

的作家职称,国家标准的称谓是“文学创作x级”,但为响亮起见,有人就叫成了“国家x级作家”。久而久之,民间就约定俗成了。

既然没有统一硬性标准,鲁迅也不曾参加过作家协会,茅盾也没有评过职称,作家这称呼又叫环卫工人、出租车司机好听,于是,中国的作家就多了起来,并且还分“著名”“知名”。

作家到底是什么,越来越说不清了。不过追根溯源,倒有一点意思,作家在古代是指管理家务的意思,后来语义转变,才演绎成今天的内容。如果不发展不演绎,古代的作家恐怕没人愿意当。

笔走龙蛇

什么是作家

□刘新中

是说聘结合,意思是必须有单位聘任你才能评,能聘任作家的单位无非是作家协会或者文联的创研室一类,这种单位本来就不多,如今机构改革,越发稀罕,中国,能有货真价实作家职称的人最多千把人,堂堂大中国,不可能只有千来个作家吧。另外,即就有作家职称,也未必有作品,理由和作家协会会员的标准一样,也有组织者、编辑者、教学者。再顺便说一句,所谓

好说。有人有几本著作未必是作家协会会员,有人一个字没写过,却是作家协会会员。因为,作家协会章程里,文学活动组织者、编辑者、教学者也可参加作家协会。四级作家协会里,越往下门槛越低,有人甚至网络上贴了篇文章也成了作家。不由得让人怀疑这个标准是否靠谱了。这些年作家也能评职称了,有人认为这是最硬邦的条件。但中国现行的职称